

雲溪居士集

五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謄錄監生臣汪 葆

謄錄監生臣徐元 秀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宋 華鎮 撰

論 五首

常法論

昔三國之雄運深機挾利器鵠張虎視伺巖投隙以相噬皆有并邑字縣剪仆敵讎混合車書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意當是時又有荀彧張昭孔明龐統之奇為之腹心而定其謀仲達公瑾關張之才為之爪牙而致其力

嘗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銳屯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吳選士制勝於赤壁得雋於馬鞍山之迭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梁益啟闢河冀跨制江峽陟禹之跡而一天下至于司馬文王憑世祿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計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西戡成都東睨江介魏之龜鼎雖未見移而天時人事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沒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而奮神武於是蕩滌江湖奄有吳會號令正朔東極岵
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廣土宇人民名聲位號
參夏商而紹周漢晉之基業可謂盛矣吳蜀之君俛首
在列無仲康燕昭之謀其臣改心受事無豫子漸離之
憤雖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之刑措天下之勢亦粗安
矣身死之日四方晏寧枝葉扶疎實未有害至於虐后
內恣八王力爭誅鋤老成翦棄俊乂戈矛交于禁閨鈇
鎖用于骨肉朝為伊周翼亮之權夕為莽卓夷滅之罪

爭美凶器自搖本根忠良既殘黎庶塗炭神祇醜怒人心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劉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樂國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宇文東并西據使義禮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蠻夷內侮猾亂華夏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惠懷雖昏未有桀紂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廢之速耶蓋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詒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續其舊服率由典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高帝既誅西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儀禮光武大盜既克彛倫方叙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歷年所夏啟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

之則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已幽厲元成桓靈之君繼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敗晉武亦有經營久大保固無疆之畧如禹湯文武高帝世祖之所為乎何曾曰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懷之亂武帝之失也使武帝明照事物之先慮周數世之後則付畀神器當在元良選納后妃必取淑令經制蕃翰有磐石之固無相蹂之勢而釁隙不生矣豈至如暴

秦之季魚潰土崩二世而亡乎賈生有言曰立綱陳紀
輕重同得然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誠哉

變論

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有為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
成周之治為己任然而未云獲者有稽古之心而無稽
古之道也何則建功業者有名有實有跡有心名以物
成跡以事立世殊則事異時變則物遷古之人因時制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
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循
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
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耨芸秋以鉏
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斂之藏
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實一而已矣世變
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耨也隨世之事猶刈藏
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知稽

古之道矣夫代結繩以書契易六居以棟宇者三皇之事也更雲鳥之名紀民事之目捨三墳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與賢而尚世及變揖遜而用征誅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屬建三百易貢為助增助為徹至於文質循環繁簡迭用無所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後之稽古者柰何欲盡復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慮不及此謂井牧九州封建萬國三雍四學肉辟五刑然後可復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易

修復徒使世主惑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并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說非宣帝之過激於拘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

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則
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道之與百姓同樂其本舉雖
得古人之名跡而樂民之心與樂民之實已無愧於古
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漢高帝之初朝廷鄙野無綱紀武
夫健將至於斫柱爭功安危之機朝不及夕安得百年
之餘暇而積德哉高帝患之使叔孫制禮儀取諸生於
魯魯之二生尚持以為不可嗟乎學古所以傳道拘文
曲說使其言可棄而道不興古之聖人何所望於後世

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黃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于黃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衷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憮人苗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聽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偽之色分靜言庸違象共滔天
者尙可以表裏參察而無失也至有靜則無言用則成
效言則非巧行則可觀色則未令心則甚善視其初真
忠臣良士也無纖芥之可疑至其終或腹心不可保而
違負顧托背忘德義以敗大事者人之難知一至於此
可不慎哉昔徐世勣保黎陽之富據李密之地西界於
汝北抵魏郡東濟於海南臨大江人衆土宇足以為功
矣世勣不自以為功而使李密獻之終始之際有可觀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
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
託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
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
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已視其所左右以為輕
重於斯時也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不
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愴至立武氏高宗迫衆議而
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徇私圖